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一 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主编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311 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311 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311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年9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1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311千

印数4,000册　印张14 1/4　插页4

(60克纸本) 定价：1.65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一 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311 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一 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311 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311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311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1}/_{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311 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沒有眞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沒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沒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311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311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一 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311 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4 1/4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1.6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彼罗·斯拉法 主编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0

1962年9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1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311千

印数4,000册　　印张14 1/4　插页4

（60克纸本）定价：1.65元